

原创阅读文库·美文

总策划：张海君 主编：齐浩然

枫树上的故事

冷启方◎著

他的出世并没有给他妈添来喜气，也没有给他爸添来喜气，更没给他奶奶添来喜气，反倒给他爷爷添来了喜气。爷爷无法照顾他，大生产运动搞得如火如荼，爷爷是劳动力，全家人除了刚刚降生的水母外，都是劳动力。



文心出版社

原创阅读文库·美文

总策划：张海君 主编：齐浩然

枫树上的故事

冷启方◎著

他的出世并没有给他妈添来喜气，也没有给他爸添来喜气，更没给他奶奶添来喜气，反倒给他爷爷添来了喜气。爷爷无法照顾他，大生产运动搞得如火如荼，爷爷是劳动力，全家人除了刚刚降生的水母外，都是劳动力。



文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枫树上的故事 / 冷启方著. — 郑州 : 文心出版社,

2012. 3

(原创阅读文库 / 齐浩然主编. 美文)

ISBN 978 - 7 - 5510 - 0131 - 1

I. ①枫… II. ①冷…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1071 号

枫树上的故事

出版社：文心出版社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2

字数：170 千字 印数：1 - 5000

版次：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5510 - 0131 - 1 定价：20.00 元



自序：生命的赞歌

◎冷启方

首先，让我说说我对美文的理解吧。我觉得美文应该比个别文学体裁更宽泛，她较劲的是语言与结构。她讲究连接一体的语言格调，也讲究衔接紧凑的结构模式。

她的语言具有音乐美、情感美：节奏或快或慢；情感或悲或喜、或忧或乐。

她的结构具有逻辑美、意象美：逻辑或顺叙或倒叙或插叙；意象或触景生情、托物言志，或虚构情节解读生活、解读人生。

其次，我想说说美文的功效。之所以叫美文，除了欣赏美的文字外，还应该具有其思想和哲理，以及她的结构技巧可供欣赏。如果只有一身华丽的外表，没有内心的灵动，那不过是玩文字游戏，没有震撼人心的功效。有个电影的名字叫《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想说，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不会欣赏只有外表没有思想的文章。

美文集《枫树上的故事》正是按照以上理解，自选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以来的四十多篇作品，从《枫树上的故事》到《想有一块土地种》，实际上是指我的生命史。人的一生，经历着困苦，也经历着快乐。所以，老子在《老子·五十八章》里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就是这个道理。是祸的东西，往



往转变成福；是福的东西，往往潜伏着祸。

用“枫树上的故事”作为标题，一方面，更趋于青少年的审美特征；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这篇文章的语言格局看到整部集子的语言格局。可是虽然文集以“枫树上的故事”为题，而文集所展示的并非是故事，而是一些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内容。所以整个集子看起来，无不是为生命唱赞歌。

这部集子，对儿时的书写较多，因为这种书写，能够凸显生命真实，表现人性童贞，揭示生命现象，赞美生命坚韧。同时也有更多书写社会、乡村、亲情、景色的篇章。这些篇章主要从人性、情感的角度展示其人文、自然生态之美。

当然《枫树上的故事》这个集子，要从文学艺术上去占领读者的心，是很艰难的。但是我相信，这个集子对青少年是有用的，通过阅读这个集子，可以让他们知道我所展示的时代背景，以及这些时代背景下所演绎出的历史。

如第一个栏目里的《枫树上的故事》，主要告诉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要他们知道生产队的年代，人们为了生存，不惜血本去挣工分，导致一名婴儿被遗弃到一棵枫树上。其实也是告诉读者20世纪60年代的乡土是怎么样乡土。第二个栏目里的《二叔》，又告诉了读者，21世纪的乡土是什么样的乡土，乡村青年都去外地打工，家乡父母对子女的期待并非是要儿女赚许多钱，而是要儿女在外平安无事，成就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梦想。尤其是最后一个栏目“乡村记事”，描写乡村变化的内容更多。如果要一一列举，那将是另外一篇文章了。

当然在所选的文章中，并不仅仅可以作为资料选用，就其语言和结构，在发表前我做过多修改，现在结成集子出版，我又进行反复斟酌，希望读者喜欢，也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是为序。

2010年12月19日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童年记忆

枫树上的故事 / 002

鸟鸣与记忆 / 017

少年喜爱子弹壳 / 021

老师与秋天 / 030

童年趣事 / 033

第二辑 亲情琐事

二叔 / 036

和儿子一起关注名人 / 042

走亲访友 / 044

取车记 / 046

插秧季节 / 060

怀念一个陌生的朋友 / 062

第三辑 社会生活

人在习水 / 068

相处秘诀 / 070

神狗 / 072

三张照片 / 074

习酒人生 / 077

买喇叭 / 079

为清凉而歌唱 / 084

按顺序请客 / 087

第四辑 感悟人生

钓鱼与人生 / 090

春的阳光 / 092

路灯的启迪 / 095

用盆景感受春季 / 097

垂危的生命之旅 / 098

我是北狼 / 101

追问生命 / 103

做一个小我 / 106

想有一块地种 / 109

上帝在人们的眼中做游戏 / 111

第五辑 人文风景

乌江三题 / 114

老家的小河 / 118

乡村夏夜 / 120

明月 / 122

草地与笛声 / 124

跪拜乌江 / 127

蜘蛛图腾 / 129

除夕 / 131

腊肉飘香 / 133

十二生肖中的虚构物：龙 / 135

冷氏祠堂里发生的故事 / 138

第六辑 乡村记事

青龙 / 142

乡村艺人 / 151

后事 / 154

不醒的梦 / 166

老人与小孩 / 168

牛气 / 170



枫树上的故事

一九六四年，在正月的某一天，一个叫水母的男孩降生于竹林湾，或者说降生于这个世界。

他的出世并没有给他妈添来喜气，也没有给他爸添来喜气，更没给他奶奶添来喜气，反倒给他爷爷添来了喜气。爷爷无法照顾他，大生产运动搞得如火如荼，爷爷是劳动力，全家人除了刚刚降生的水母外，都是劳动力。水母妈坐了满月后，就要带着水母下地干活。水母爷爷不是心疼水母妈，水母爷爷是心疼水母，刚出世就要被带到地里经受风吹日晒或雨打风吹。

休息的时候，水母爷爷把水母抱到一棵桐梓树脚乘凉，水母爷爷冲水母说，乖，你要听话，虽然天气是热了一点，但是沾点地气好，沾点地气，个子长得高……然后爷爷又给水母灌输一些热爱劳动的心得。水母听不懂，水母爸也听不懂。

水母奶奶与水母妈躲到另一棵桐梓树脚纳鞋底，水母奶奶听了水母爷爷对水母的指导，水母奶奶忍不住笑出声来，说，那么大一个小崽崽，你给他讲那些，纯粹是废话——

水母妈说，哦，有用，小小木儿从小育，大了就育不了了。水母奶奶简单地想了想说，是啊，人们说小时候偷针，大了就要偷金。



水母妈左想右想，都觉得水母奶奶的这个比方打得不恰当，仿佛从小里说，水母今生注定要成为一名小偷；从大里说，则必须成为一名强盗。

水母妈不是这样想的，水母妈觉得水母长大了，应该像他外公。水母外公是个木匠，水母外公还附带着认了不少字，那么这样说起来，水母长大后，木匠可以不做，但书却不能少读。水母应该有文化，有了文化，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尤其可以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有文化的人都做干部，没文化的人都做农民。水母妈觉得她的想法非常非常的肤浅，不知道别人的想法是什么？水母妈担心把这种不成熟的想法告诉别人，一方面会惹来别人的讥笑，另一方面，如果水母长大了，不但没有读成书，反而木匠也没做成该咋办？所以水母妈为了防患于未然，仅仅把她的想法牢牢地记在心间。

水母半岁的时候，一家人正吃中午饭，有人在外面叫，大伯，要不要帮工？是叫水母爷爷。水母爷爷出门一看，是邻居瓦万福领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在水母家阶沿上，一边喊一边走，附带着还引来了几只黄不黄黑不黑的成年、未成年狗，也在大声地汪汪吼叫。水母爸也把饭碗放在饭桌上，向门外走去，水母爷爷问出来的结果是，这个衣衫褴褛的人叫黄苏二，他自称是逃难逃到竹林湾的。水母爷爷觉得，黄苏二虽然穿着上破烂一点，从说话上看，他还算个正常人。水母爷爷想叫黄苏二下地干活，把水母妈腾出来，但是那是生产队，生产队要的是本地社员，不会要陌生人来充数。所以，只好让黄苏二做水母家的保姆了。不过，只要有人能够照顾水母，让水母不随大人一起下地太阳一背，雨一背就不错了。

于是水母爷爷说，好嘛，然后问邻居瓦万福，他吃没吃饭？瓦万福说，没吃饭。爷爷说，那进屋把饭吃了。瓦万福以为他也算一个，便随了黄苏二进屋去。爷爷说，万福还是回去吃吧，我们家没有那么多剩饭，一个人吃的倒是有。瓦万福脸红了，觉得水母爷爷



处事太差了，还是他引荐的黄苏二呢……瓦万福一边回转，一边不断地嘀咕——

水母长大了，水母聆听着水母妈慢条斯理的絮叨：水母半岁的时候，一个叫黄苏二的人，在他们家做保姆，严格意义上讲，算不上保姆，因为只管饭，不发工钱，只能算帮工。不知什么原因，黄苏二把水母装进背篓系在竹林湾反背那棵枫树上，逃跑了——

水母家反背有一棵枫树，竹林湾人对枫树的高度和大小拿不出具体的数据，便用实物来打比方，就说那棵枫树有三栋木瓦房那么高，有大锅口那么粗。虽然树干不是很光滑，但笔直，春天到来的时候，枫树长出鲜嫩的叶，很浓密，但枫叶并不是为衬托春天而来的，枫叶是为衬托秋天而来。秋天，火红火红的枫叶，或飘落，或飞舞，都给大地、给人间添增了许多美。

如果不是水母妈告诉水母，他还蒙在鼓里，他怎么知道自己的人生与这棵枫树有关呢？

过了一段时间，水母妈又忍不住问，水母，黄苏二把你系在枫树上，你到底有没有印象？水母妈的话刚一出口，就觉得荒唐，就觉得好像在生造一个含糊不清的语句。可话说难收衣破难补，她再也无法将吐出去的话收回来，算了吧，就让她批评她几句吧。

水母说，妈，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那么小一个东西，怎么会对所发生过的事有印象呢？

水母妈拍拍嘴巴，说，是啊，我们水母那么小，怎么会有印象呢？

黄苏二逃了，要不水母会质问黄苏二，为什么要那么做？其实黄苏二也告诉过水母，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只是水母没长记性，全忘了，或者水母根本没把黄苏二说的话放心上——

最初水母把他妈妈的唠叨当成一个虚构的故事，不置可否，可当水母渐渐懂事后，水母妈再提起这件事时，他便毛骨悚然，而且不断地呵斥，不要再提了，不要再提了……



二

水母深深记得，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反背那棵枫树梢头的鸟窝，有如簸箕一样大的鸟窝，或者应该叫鸟巢吧。水母懂事前，不知鸟巢里住的什么鸟，水母懂事后，便晓得那鸟巢里住的是喜鹊。

清晨，大致是那些大喜鹊出巢之前给幼鸟吩咐点什么，总是喳喳地叫个不停，然后呢，枫树上一片宁静，村庄里也一片宁静——

就在这宁静得拧得出水的时候，一条大蛇，哦，应该是一条蟒蛇，因为它有小碗口那么粗，在枫树半腰上向上爬。它是往哪儿爬呢？其实目的很明确，它知道枫树的梢头有一个挺大的鸟巢，它是希望大喜鹊们走后，能留下点什么，哪怕是一片羽毛也行。其实如果真是羽毛，蟒蛇就不用操那份心思，更不用千辛万苦地向上爬了，因为的确，羽毛对于蟒蛇来讲，什么用都没有，它又不会踢毽子，如果它会踢毽子，那还可以把羽毛扎成毽子。但是蟒蛇把握得相当准确，鸟巢里除了有鸟卵外，还有幼鸟。一共是多少幼鸟，蟒蛇没有数，反正它们睡得很沉，它们或许想过，要等到它们的父母到来后，才可以睁开眼睛，因为此时此刻，大喜鹊会把从外面弄到的食物搬回家来喂它们，它们得一边用眼睛盯住父母嘴巴里的食物，一边用嘴去接食物，然后慢慢吞咽到肚子里去。

那天很糟糕，虽然天气非常晴朗，可是这不是给幼鸟的天气，这是给蟒蛇的天气，在这样晴朗的天气特点下，蟒蛇如果看不见幼鸟或者鸟卵，那蟒蛇真够笨了。可是蟒蛇没那么笨，它慢慢将头抬起来，朝鸟巢里仔细打量。扫视一番后，它看出了，鸟巢里是幼鸟和几只鸟卵，没有与它产生冲撞的大鸟。它轻手轻脚地叼起一只幼鸟，但还是被别的幼鸟听见了，大家便嗖地睁开眼睛向蟒蛇瞅去，大家对蟒蛇都不熟悉，都很陌生。它们从形体上进行判断，这厮绝



对不是什么好东西，绝对是它们的天敌，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地歇斯底里地发出哀鸣——

蟒蛇将头一甩，运足了气，张开血盆大口，将幼鸟一网打尽，包括慢慢爬到鸟巢边沿的那只幼鸟，一样没逃脱魔掌，哦，应该叫魔嘴，管它呢，反正蟒蛇像耍魔术一样，一哈气，幼鸟和鸟卵腾空而起，只听“刷刷”一声响，鸟巢内一扫而空。村子里除了因为幼鸟的哀鸣而引起几声狗叫外，便没有别的动静了。

喜鹊们不知道是什么大虫干的，它们除了憎恶外，更多的是提防。

蟒蛇呢，一而再再而三地耍同样的魔术。可俗话说，会走夜路，都要撞一回鬼。一个夏天的早晨，仍然是晴朗的天空，我们不说飘着几朵白云，我们说，晴朗的天空有几只喜鹊在飞翔，哦，不，是在婉转飞翔，喜鹊在天空飞翔主要是侦察敌情，察看这条可恶的大虫什么时候爬到鸟巢里去。蟒蛇饿得慌了，它也没有注意周围环境，特别是上空它更没有在意。它急匆匆地在枫树上往树梢那儿爬，它仍然自信十拿九稳……

这一点水母非常相信课文《黔之驴》中关于什么是庞然大物的说法，蟒蛇亦如此，也不过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个纸老虎。喜鹊非常聪明，它想过了，绝不错杀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如果蟒蛇没有吞吃幼鸟，它们也绝对不会冤枉它，但是如果蟒蛇真吞吃了幼鸟，那它们不把蟒蛇一嘴一嘴地啄碎才怪。

蟒蛇的最大缺点就是依样画葫芦地过日子，它仍然趁这种好天气，慢慢向上爬。在它的心目中，这一拨被吞食了，下一拨又会诞生。当它正爬到鸟巢的边沿时，天空突然像塌陷下来或一张巨大的网蓦地笼罩在身上一样，当蟒蛇抬头瞅时，竟然是一群喜鹊铺天盖地而来，蟒蛇想很快退出，可惜已经晚了，逃不脱了。

喜鹊的武器是铁一样尖利的嘴和铁一样坚硬的爪子，而蟒蛇的武器呢，是张开血盆大口，运气，哈气，来一股龙卷风，把别的动



物席卷而下……

喜鹊与蟒蛇展开殊死搏斗了，瞧上去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最初蟒蛇仍然通过运气、哈气，吞下几只大喜鹊，但有些喜鹊精明，它们在上空发现一个问题，如果与蟒蛇正面交战，绝对死路一条，喜鹊得改变战略、战术，它们绝对不能与蟒蛇展开正面交锋，它们应该抓住蟒蛇的弱点，那就是利用其行动缓慢，在蟒蛇的尾部做文章。它们当然不能群体进攻，它们三三两两地在蟒蛇尾部展开攻势，它们用尖利的嘴像啄木鸟啄害虫一样，不停地从蟒蛇的尾巴开始啄起，一点一点向头部靠近。凡被喜鹊啄过的地方，又都吐出了乌红的血和粉白的肉，蟒蛇这粉白的肉和乌红的血，不知道要多少别的动物的粉白的肉和乌红的血新陈代谢、吐故纳新所构成。它就像妖精一样，或者它已经成了妖精，妖精往往都是吸人的血构成的，虽然这条蟒蛇有没有吃过人，竹林湾暂无史料可考，但是狗急了还跳墙呢，如果没有喜鹊或别的动物充数，那么人肯定早就记录在案了。

喜鹊的吵闹把竹林湾村民们引来了，有老有少，大家对鸟与蛇的殊死搏斗展开了讨论。当然有人对喜鹊为什么与蛇交战提出质疑，认为最初还是蟒蛇的错，说，蟒蛇肯定偷吃鸟卵或幼鸟了，否则，喜鹊不会那么狠毒的。有人说，弱肉强食，谁叫你是鸟呢？蟒蛇饿急了，什么东西不吃？何况是鸟，就是人，它也不会放过……

有人咂咂嘴说，真是太残暴了——

当蟒蛇感到疼痛难忍的时候，它也已经遍体鳞伤了。可是喜鹊并没有停止，喜鹊一直把蟒蛇啄得只剩下一具残骸，那具残骸高高地挂在一根枫树枝条上，直等慢慢烂掉，以警告那些今后想在喜鹊身上打主意的其他动物——

三

虽然喜鹊最终战胜了蟒蛇，可是蟒蛇在水妈妈心目中一直是那



么凶恶、那么残暴，水母妈就是沿着这种凶恶、残暴，才逐渐意识到水母被黄苏二遗弃到枫树上的可怕。幸好蟒蛇吃掉的是幼鸟和鸟卵，如果是水母，那水母妈该咋办？水母妈越想越不是个事儿——

水母妈一直责怪水母爷爷，黄苏二把水母系在枫树上，完全是水母爷爷吝啬的结果。如果没有瓦万福给黄苏二撑腰，量他黄苏二有十个胆，也不敢那么做。反过来，那天，如果水母爷爷顺便搭个话，让瓦万福在他们家吃个便饭，瓦万福也不至于丧尽天良，出那么烂的点子，人命关天呢——

这事，水母妈没少找水母爷爷扯皮，水母爸说，找水母爷爷没有道理，竹子不在木上生，又不是水母爷爷出的烂点子。水母妈想了想，说，那你说找谁呢？水母爸估计不足，水母爸没想到水母妈有那么大的胆量，水母爸说，有本事找瓦万福去。水母妈想了想，觉得水母爸说得有道理，于是把扯皮的对象转移到瓦万福身上。她一有空，就上瓦万福家探讨这个问题，并且用审问的口吻问瓦万福：他万福叔，水母被黄苏二遗弃到枫树上这天，你到底在什么地方？瓦万福再三解释说，那天我的确没有在家，那天我不与瓦思泉到长林坝赶集给生产队买牛去了吗？是队长瓦明旺安排的。你可以找瓦明旺对质。水母妈想过，那天瓦万福没有出工，这就是一个极大的疑点，谁知道瓦万福与瓦明旺有没有勾结？所以瓦万福提供的这个信息一点都不好用。

你看啊，水母爸与瓦万福差不多是争前争后结的婚，瓦万福家的与水母妈也是争前争后生的孩子，水母妈给水母爸生了个命根子，而瓦万福家的却给瓦万福生了个女孩，所以瓦万福或者瓦万福家的或者瓦万福父母对水母怀恨在心，想要除掉这个小杂种。于是一开始，就是一个阴谋，否则，同样的处境，瓦万福为什么不把黄苏二留下，却要推荐给水母爷爷呢？

瓦万福说，纯属无稽之谈！水母妈说，为什么是无稽之谈？嗯？为什么是无稽之谈？瓦万福说，我叫你找瓦明旺对质，你又不去，不是无稽之谈是什么？



水母妈说，谁知道你与瓦明旺有没有勾结一起？瓦万福说，像你这样说，我就说不清楚啰！水母妈耍横了，水母妈说，什么说不清楚，分明就是有阴谋，分明就是整我们水母，你以为老天爷没长眼吗？老天爷长眼了，老天爷长了千双眼、万双眼，老天爷知道你要害我们家水母，老天爷早就想好了，老天爷绝对不容许你们勾结起来整我们水母——

瓦万福家的火冒三丈，嚷道，你给我滚！水母妈仿佛有理不饶人，仿佛得寸进尺，回嚷道，你这个臭婆娘，你有本事就给老子生个男的，你嚷个什么？瓦万福家的原本生了个女孩，心里就窝火，加上水母妈非把这事给捅出来，心里更窝火，便与水母妈对骂起来，道，你生一个扁扁脑壳的家什，还没有一只小公鸡大，算个屁本事！水母妈骂，你有本事就生个公鸡大的男的呀！嗯？

瓦万福家的骂，你不要忙，老子生个漂亮闺女后，再生他一串漂亮的男的出来！

水母妈回骂，你那闺女漂亮吗？嗯？再漂亮，也是闺女——

瓦万福家的觉得下一个生什么，也不好掌握，如果又生个女孩，岂不让人更瞧不起，便停了下来——

瓦万福见水母妈骂得霸道，瓦万福便找到瓦明旺，要瓦明旺处理。瓦明旺搞生产是一流的，要瓦明旺处理家庭纠纷，还不要他的命呢！平时，像这种家庭纠纷，瓦明旺都找水母爸协助解决，可是这事能不能再找水母爸呢？因为这事直接牵涉到水母妈，说白了，直接牵涉到水母，不管水母妈，还是水母，都是水母爸的家人，水母爸会偏向哪一边？这不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所以瓦明旺把这个问题压了下来。瓦明旺告诉瓦万福说，劝劝你们家的，不要惹水母妈，你想啊，水母妈因为水母被黄苏二搞那一招吓坏了，她肯定深深思考过，如果万一找不到水母怎么办？万一找到了水母，而又被大虫害了怎么办？所以水母妈想起这些问题，当然恐怖，当然想找人扯皮，扯了皮，她心里就舒坦，心里一舒坦，就没事了，你说，是不是？瓦万福被瓦明旺罗列的这些现象震慑了，瓦万福只



顾点头，说，是，是，是，是，有道理。而且真还回家把瓦明旺说那一通劝阻他们家的，因为自己的命运问题，再加上瓦万福说的也不无道理，所以瓦万福家的接受了瓦万福的劝阻。

瓦明旺觉得没想到他也能处理纠纷，他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水母妈一旦郁闷，就会端了一条板凳，坐在瓦万福家院坝头或阶沿上破口大骂，没人对骂，也没人规劝。

最初水母妈的骂声来得激烈，骂着骂着，那骂声就变得底气不足，骂到结尾的时候，那骂声几乎不是骂声，而是与人聊天，或者自言自语——

如果水母奶奶或水母爸规劝水母妈，水母妈就会把水母被系在枫树上的事抬出来，而且责怪这件事完全是水母爷爷吝啬的结果，让水母爷爷好受。于是水母爷爷便提高嗓门嚷，不要再说了——

只要水母爷爷发话，水母奶奶或水母爸便到此为止。

久而久之，水母爷爷不用水母妈提起这件事，他就会自告奋勇地承认是自己的失误，为什么就不让瓦万福吃那顿饭呢？就是让他吃，他瘦骨嶙峋的，能吃下多少呢？还望水母妈原谅。但是水母妈是不会原谅的，如果水母妈原谅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水母奶奶或水母爸就会得寸进尺——

四

一旦水母想到他曾被黄苏二遗弃在枫树上，他不能不浮想联翩，同时为自己竟然逃脱蟒蛇的血盆大口，展开空旷而辽阔的想象——

正是这些空旷而辽阔的想象，让水母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那天中午，太阳很大，水母家的大人都下地干活去了，最初，水母吮吸了他妈的奶，水母记不得他妈的奶啥样子，水母妈的奶很淡，淡得像大锅水、很少的米熬出的粥，很难瞅出哪是奶，哪是水，而且这样的奶也很少。水母妈的奶头本身像一颗缺乏水分而干瘪的



茨莓，你能叫她挤出多少奶水呢？而且那样干瘪的奶头可能生出很浓的奶水吗？所以，这样的奶水，水母吮下后肯定管不了多长时间。水母饿了，自然会哭，最初，水母哭得很淡，淡得像他妈的奶水一样，后来，由于哭而消耗了许多能量，饿得更慌，哭得更勤了。

水母最初哭的时候，黄苏二还能够耐着性子诓他，黄苏二把水母装在背篓里，放在地上，慢慢地摇，还能够间歇地控制水母哭，后来像有人用针在水母身上乱扎一气，哭得天旋地转、人仰马翻——

黄苏二加大了马力地摇，水母还是哭。无奈之下，黄苏二想，如果长年累月地像这样耗下去，还不如到外面低三下四地乞讨。于是黄苏二才想到逃跑，但是他又觉得造成他这样逃跑的罪魁祸首应该是水母，所以他还得想法惩罚一下水母——

最初，黄苏二想到的是把水母放在背篓里扔在屋子里，自己逃跑算了。后来，黄苏二发觉，这样太便宜水母了，于是他选择了把水母装进背篓里系在树上。当时他是没有具体选中哪一棵树，他胡乱地系在一棵柏香树上，可是这棵柏香树躲藏在大森林里，很难让人发现，如果让水母的家人为难，那是黄苏二没道德，因为让黄苏二选择逃跑，完全是水母的责任，与水母的家人无关。最后黄苏二选择了一棵比较醒目的树，就是那棵枫树——

当时水母对这棵枫树很陌生，水母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他觉得有些奇怪，便暂停了哭号。黄苏二打量了一下这棵枫树，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棵枫树少说也有几百上千年了，照说，几百上千年的古树，应该成神树了，如果真成神树了，那水母或去或留，神树自有定论。这样一想，黄苏二总算找到了解脱，然后他冲装在背篓里的像大人手掌般大小的水母，用讥讽的口气说，好玩吧，好玩，你就在这儿玩吧，我可不陪你了……说罢，黄苏二还扮了个鬼脸，才慢慢离开了水母。水母对这个鬼脸不感兴趣，水母对这棵偌大的枫树感兴趣。浓浓的树叶罩住了水母，他当然感到很凉爽，可是他肚